



目 录

第十章 汉初的学术与政治

- 第一节 道学的兴盛及影响 3
- 第二节 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 10
- 第三节 儒家思想之于武帝朝的影响 14

第十一章 改制与革命

- 第一节 外戚王氏专权 21
- 第二节 哀帝朝的改革与政治 24
- 第三节 王莽复起至称帝 27
- 第四节 王莽改制 31
- 第五节 昙花一现的新朝 35

第十二章 权谋夹缝中生存的东汉

- 第一节 东汉建立与光武中兴 43
- 第二节 腐败混乱的东汉朝政 47
- 第三节 两汉的制度 51
- 第四节 秦汉的武功 54
- 第五节 丝绸之路的开辟 58
- 第六节 佛教和道教 62



第七节 两汉的社会 66

第十三章 混乱中洒脱的魏晋

- 第一节 三国的鼎立 71
- 第二节 晋的统一和内乱 75
- 第三节 民族融合的高峰 78
- 第四节 南北朝的对峙 82
- 第五节 魏晋制度之变 86
- 第六节 贵族与门阀的社会 88

第十四章 开创盛世的隋唐

- 第一节 隋唐的开国之路 93
- 第二节 唐朝盛世之兴 97
- 第三节 隋唐的开拓与征战 100
- 第四节 隋唐的对外交流 104
- 第五节 隋唐的兴起 107
- 第六节 隋唐文化一览 110
- 第七节 教派(佛教与新教) 114
- 第八节 探讨中外文化 117
- 第九节 唐中叶以后的政局 120
- 第十节 隋唐文化 124

第十五章 盛而不强的两宋

- 第一节 五代之争 131
- 第二节 宋朝初年的政治 135
- 第三节 变法和党争 138
- 第四节 辽夏金的兴起 141
- 第五节 宋和辽夏的关系 144



- 第六节 宋和金的关系 147
- 第七节 宋的学术思想和文艺 151
- 第八节 宋的制度和社会 155

第十六章 来自草原的元帝国

- 第一节 元的勃兴和各汗国的创建 161
- 第二节 中西文化的交通 167
- 第三节 元的制度 170
- 第四节 元帝国的瓦解 174

第十七章 在矛盾中行进的明朝

- 第一节 明初的政局 181
- 第二节 明和北族的关系 185
- 第三节 明朝的殖民事业和外患 188
- 第四节 明末的政局 192
- 第五节 明的制度 196
- 第六节 元明的学术思想和文艺 200
- 第七节 元明的宗教和社会 203

第十八章 落日余晖中的清朝(上)

- 第一节 明清之际 209
- 第二节 康乾盛世 214
- 第三节 清初的外交 218
- 第四节 清代的武功 222
- 第五节 清中叶的内乱 228
- 第六节 清代的制度 231

第十章

汉初的学术与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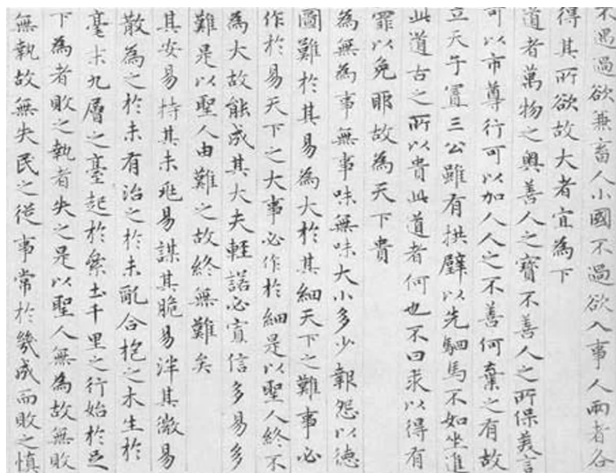


第一节 道学的兴盛及影响

汉初在武帝前的六七十年是道家思想的全盛时代，帝国的政治和经济都受它深刻的影响。

为什么道家会在这时有这么大的势力呢？

道家学说的开始广布是在战国末年。接着从秦始皇到汉高祖的一个时期的历史恰好是道家学说最好的注脚，好像是特为马上证实道家的教训而设的。老子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秦朝就是法令滋章而结果盗贼多有。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秦朝就是以死惧民而弄到民不畏死。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秦始皇和楚项羽就都以飘风骤雨的武功震撼一世，而他们所造成的势力都不终朝日。老子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秦始皇就是最“有为”的，而转眼间秦朝败亡；项羽就是一个“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的坚执者，终于连头颅也失掉。老子说：“柔弱胜刚强。”刘邦就是以柔弱胜项羽至刚至强。老子说“自胜者强”，刘邦的强处就在能“自胜”。他本来是一个“酒色财气”的人，但入了咸阳之后，因群臣的劝谏，竟能“财帛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并且对项羽低首下心。老子说：“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刘邦所以成帝业的阴谋，大抵类此。他始则装聋作聩，听项羽为所欲为，继则侧击旁敲，力避和他正面冲突，终于一举把他歼灭。他始则弃关中给项羽的部将，并且于入汉中后，烧毁栈道，示无还心，继则弃关东给韩信英布，以树项羽



《道德经》内页

的死敌 ;而终于席卷天下。像这样的例子 ,这里还不能尽举。道家的学说在战国末年既已流行 ,始皇的焚书 ,并不能把简短精警的五千言从

学人的记忆中毁去。他们当战事平息 ,痛定思痛之际 ,把这五千言细加回味 ,怎能不警觉它是一部天发的神讖 ? 况且当时朝野上下都是锋镝余生 ,劳极思息 ,道家“清静无为”的政策正是合口的味 ,而且是对症的药。我们若注意 ,当第一次欧洲大战后 ,于道家学说素无历史因缘而且只能从译本中得到蒙眬认识的德国青年 ,尚且会对老子发生狂热的崇拜 ,一时《道德经》的译本有十余种之多 ;便知汉初黄老思想之成为支配的势力是事有必至的了。

第一个黄老思想之有力的提倡者 ,是高祖的功臣曹参。他做齐国的丞相时 ,听得胶西有一位盖公 ,精通黄老学说 ,就用厚币请了来 ,把自己的正房让给他住 ,常去请教 ;果然任职九年 ,人民安集 ,时称贤相。后来汉丞相萧何死了 ,曹参被调去继任。他一切遵照旧规 ,把出风头的属员都免了职 ,换用了朴讷的人。他自己天天饮酒 ,无所事事 ,有人想劝他做点事 ,他等那人来时 ,就请他喝酒 ,那人正想说话时 ,便敬上一杯 ,直灌到醉了 ,那人终没有说话的机会。丞相府的后园 ,靠近府吏的宿舍 ,他们常常饮酒 ,呼叫和歌唱的声音闹得人不得安静。府吏讨厌了 ,请丞相去游园 ,让他听听那种声音 ,好加以制止 ;哪知他反在园中摆起酒来 ,一样的呼叫和歌唱 ,竟同隔墙的吏人们相应答。继曹参的汉



相是另一个高帝的功臣陈平。他虽然不像曹参一般装懒,也是一个黄老信徒。第二个黄老思想之有力的提倡者是文帝的皇后窦氏。她自己爱好《老子》不用说,并且令太子和外家的子弟都得读这书。有一次她向一位儒生问及这书,那儒生不识好歹,批评了一句,她便大怒,罚他到兽圈里打野猪,幸亏景帝暗地给他一把特别快的刀,他才不致丧命。她在朝廷中,供养了一位精通黄老学说的处士王生。有一次公卿大会,王生也在场,袜带解了,回头瞧着廷尉(最高法官)张释之道:“给我结袜!”释之跪着给他结了。后来王生解释道:“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于张廷尉,廷尉方(为)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结袜,欲以重之。”(事在景帝时)一位黄老大师的青睐,能增重公卿的身价,则当时道家地位可想而知了。

文帝对于黄老学说的热心,虽不及他的皇后,但他一生行事,确是守着道家的“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为天下先”。他慈,他废除“收孥相坐”(罪及家属)的律令;废除“诽谤妄言之罪”;废除“肉刑”(残毁人体的刑);废除“秘祝”(掌移过于臣下的巫祝)。他首颁养老令,每月以米和酒肉赐给八十岁以上的人,他甚至把人民的田赋完全免掉(后景帝时恢复)。他俭,他身穿厚缁,有时着草鞋上殿,他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拖地,帷帐无文绣。有次他想造一座露台,匠人估价需百金,他便道这是中人十家之产,停止不造。他不肯为天下先,所以一任北边的烽火,直逼到甘泉,所以酿成淮南王长济北王兴居的叛变,所以养成吴王濞的跋扈,为日后七国之乱的张本。他的一朝,只有消极的改革,没有积极的兴建;只有保守,没有进取;只有对人民增加放任,没有增加干涉。不独他的一朝,整个汉初的六七十年也大抵如此。

但汉初,尤其是文帝时代,黄老思想之最重要的影响,还在经济方面。自从春秋以来,交通日渐进步,商业日渐发达,贸迁的范围日渐扩张,资本的聚集,日渐雄厚;“素封之家”(素封者,谓无封君之名,而有封君之富),日渐增多,商人阶级在社会日占势力。战国时一部分的儒家(如荀子)和法家(如商鞅、韩非)对这新兴的阶级,都主张加以严厉



的制裁,儒家从道德的观点,痛恶他们居奇垄断,括削农民;法家从政治的观点,痛恶他们不战不耕,减损国力。商鞅治秦,按照军功限制人民私有田土奴婢的数量和服饰居室的享用。这是对于商人的一大打击。但他这政策后来被持续到什么程度,还是问题。始皇曾给一个擅利丹穴的富孀筑女怀清台,又使牧畜大王乌氏保岁时奉朝请,同于封君;他和大资本家是打过交道的。但至少在灭六国后,他对于一般商人是采用法家的方略,他在泰山刻石中的自豪语之一是“重农抑末”。在兵役法上,他使商人和犯罪的官吏同被尽先征发。秦汉之际的大乱,对于



汉代牛耕图画像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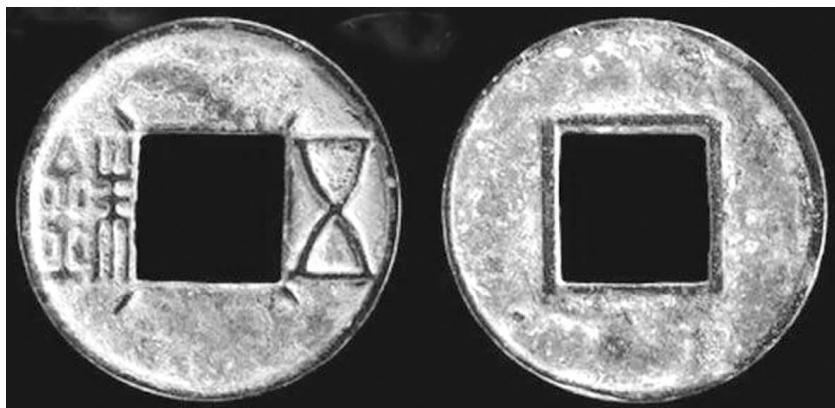
资本家,与其说是摧残,毋宁说是解放;因为富人逃生,照例比贫民容易;而勾结将吏,趁火打劫,尤其是乱世资本家的惯技,这是最值得注意的是。高帝登极后第三年(前199年)便下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谷絺纈罽,操兵,乘(车)骑马”(高

帝又尝规定商人纳加倍的“算”赋,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官吏,史不详在何年,当去此令不久或与同时),假如大乱之后,富商大贾所余不多,则这样的诏令根本没有意义,决不会出现的。此时此令,表示连纯驯马车也坐不起的新兴统治阶级,对于在革命历程中屹立如山的“素封之家”,不免羡极生妒了。高帝此令在商人中间必然惹起很大的忿激。所以过后两年代相陈豨作反,手下的将帅全是商人。但高帝死后不几年,



道家放任主义的潮流便把他的抑商政策压倒。关于商人服用之种种屈辱的限制给惠帝撤销了。“市井子孙,不得宦官为吏”的禁令,虽在文景之世犹存,恐亦渐渐地有名无实,在武帝即位之初,十三岁为侍中,后来给武帝主持新经济政策的桑弘羊便是洛阳贾人子。道家放任主义,在经济上之重要的实施莫如文帝五年的取消“盗铸钱令”(此禁令至景帝中元六十年始恢复)。于是富商大贾,人人可以自开“造币厂”,利用奴隶和贱值的佣工,入山采铜,无限制地把资本扩大。结果造成金融界的大混乱,通货膨胀,物价飞腾,人民和政府均受其害。

汉朝统一中国后,一方面废除旧日关口和桥梁的通过税,一方面开放山泽,听人民垦殖,这给工商业以一个空前的发展机会。而自战国晚期至西汉上半期是牛耕逐渐推行的时代。农村中给牛替代了的剩余人口,总有一部分向都市宣泄,这又是工商业发展之一种新的原动力。此诸因缘加以政府的放任,使汉初六七十年间的工商业达到一个阶级,为此后直至“海通”以前我国工商业在质的方面大致没有超出过的。这时期工商界的状况,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有很好的描写,据他的估计,是时通都大邑至少有三十几种企业,各在一定的规模内,可以使企业家每年的收入比得上食邑千户的封君(每户年收二百钱),计:



五铢钱,汉武帝时铸造,其重量、大小均适中,故此延用至隋末,历时七百余年



酤一岁千酿,醢千垣,酱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粬千钟,薪藁千车,船长千丈(诸船积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索木铁器若扈茜千石,马蹄踞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麋曲盐豉千答。鲐鲙千斤,鰕千石,鲍千均,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



富商往往同时是大地主,“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或抽岁收千分之五的田租。他们的生活,据晁错所说是“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据贾谊说,

窦太后,爱好黄帝、老子学说,使皇帝、太子以及所有窦氏子弟都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奉黄老的学术

“白谷之表,薄纨之里”的黻绣,古时天子所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

这时期先后产生了两项制度,无形中使富人成了一种特权阶级。一是买爵赎罪制,始于惠帝时,其制,人民出若干代价(初定钱六万,后有增减),买爵若干级,使得免死刑。于是有了钱的人,简直杀人不用偿命。二是“买复”制,始于文帝时,其制,人民纳粟若干(初定四千石),买



爵若干级,便免终身的徭役。汉民的徭役有三种(应役的年限,有些时是从二十三岁到五十六岁,有些时从二十岁起),一是充“更卒”,就是到本郡或本县或诸侯王府里服役,为期每年一月;但人民可以每次出钱三百替代谓之“过更”。其次是充“正卒”,即服兵役。为期两年,第一年在京师或诸侯王府充卫士;第二年在郡国充材官、骑士(在庐江浔阳会稽等处则充楼船兵),在这期内习射御骑驰战阵。其次是戍边,每丁为期一年。除了在北方,边郡的人民不得“买复”外,在其他的地方,上说三种徭役,富人都是可以免掉。

当时的儒者,本着儒家思想,对于骄奢的商贾自然主张制裁的。贾谊便是一例。他说,商贾剥蚀农民的结果;“饥寒切于民之肌肤。……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无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其)一也”。这里泄露一个重要的消息,当时得势的黄老派学者无形中竟成了商贾阶级的辩护士(司马迁推崇道家,而亦主张对商人放任。故曰:“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可为旁证)。这却不是因为他们拜金,或受了商人的津贴。道家要一切听任自然,富贾大商的兴起,并非由于任何预定的计划,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现象,道家自然不主张干涉了。他们从没有梦想到人类可以控制自然而得到幸福。“清静无为”之教结果成了大腹贾的护身符!这诚非以少私寡欲为教的老聃所能梦想得到,但事实确是如此滑稽。

但到了黄老学说成为大腹贾的护身符时,黄老的势力就快到末日了。



第二节 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

儒家在汉朝成立之初,本已开始崭露头角。高帝的“从龙之彦”,固然多数像他自己一般是市井的无赖,但其中也颇有些知识分子。单讲儒者就有曾著《新语》十一篇,时常强聒给高帝讲说《诗》、《书》的陆贾;有曾为秦博士,率领弟子百余人降汉的叔孙通。而高帝的少弟刘交(被封为楚王),乃是荀卿的再传弟子,《诗》学的名家。高帝即位后,叔孙通奉命和他的弟子,并招鲁国儒生三十多人,共同制作朝仪。先时,群臣都不懂什么君臣的礼节,他们在殿上会饮,往往争论功劳,醉了,就大叫起来,拔剑砍柱。朝仪既定,适值新年,长乐宫也正落成,群臣都到那边朝贺。天刚亮,他们按着等级,一班班的被谒者引进殿门,那时朝廷中早已排列了车骑,陈设了兵器,升了旗帜。殿上传一声“趋!”殿下的郎中们数百人就夹侍在阶陛的两旁;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都向东站立,文官丞相以下都向西站立。于是皇帝坐了辇车出房,百官传呼警卫;从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吏员依了次序奉贺,他们没一个不肃敬震恐的。到行礼完毕,又在殿上置酒,他们都低着头饮酒,没有一个敢喧哗失礼的。斟酒到第九次,谒者高唱“罢酒”,他们都肃静地退出。高帝叹道:“我到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贵呢!”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掌宗庙礼仪,诸博士即在其属下,故亦名太常博士),赐金五百斤。他的助手各有酬庸,不在话下。高帝本来轻蔑儒者,初起兵时,有人戴了儒冠来见,总要把解下来,撒一泡尿在里边。但经过这回教训,他对于儒者



不能不另眼相看了。后来他行经鲁国境 ,竟以太牢祀孔子。

高帝死后 ,儒家在朝中一点势力的萌芽 ,虽然给道家压倒 ,但在文景两朝 ,儒家做博士的也颇不少 ;儒家典籍置博士可考者有《诗》、《春秋》、《论语》、《孟子》、《尔雅》等。而诸侯王中如楚元王交、河间献王德皆提倡儒术 ,和朝廷之尊崇黄老 ,相映成趣。元王好《诗》 ,令诸子皆读《诗》 ,并拜旧同学申公等三位名儒为中大丈。献王兴修礼乐 ,征集儒籍 ,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 ,言行谨守儒规。山东的儒者多跟着他。

武帝为太子时的少傅就是申公的弟子王臧 ,武帝受儒家的熏陶是有素的。他初即位时 ,辅政的丞相窦婴 (窦太皇太后的侄子) 和太尉田蚡 (武帝的母舅) ,皆好儒术 ;他们推荐乃王臧为郎中令——掌宿宫殿门户的近臣 ,又推荐了王臧



刘邦 ,西汉开国皇帝 ,史称汉高祖 ,杰出的政治家、军事统帅

的同学赵绾为御史大夫。在这班儒家信徒的怂恿之下 ,武帝于即位的次年 (建元元年) 诏丞相、御史大夫、列侯、诸侯王相等荐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来朝廷应试。这次征举的意思无疑地是要网罗儒家的人才。广川大儒董仲舒在这次廷试中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在策尾 ,他总结道 :

《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经 ,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 ,人异论 ,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 ,是以上无以持一统 ,法制数变 ,下不知所守。臣愚



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 ,孔子之术者 ,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 ,然后统纪可一 ,而法度可明 ,民知所从矣。

同时丞相卫绾也奏道 :

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 ,乱国政 ,请皆罢。

这意见武帝批准了。卫绾不敢指斥黄老 ,因为窦太皇太后的势力仍在 ,但仲舒所谓“ 诸不在六艺之科 ,孔子之术者 ”。则把黄老也包括在内了。当文景时代 ,太常博士有七十多人 ,治《五经》及“ 诸子百家 ”的均有。经董、卫的建议 ,武帝后来把不是治儒家《五经》的博士 ,一概罢黜了 ,这是建元五年(前 136 年)的事。

武帝又听王臧、赵绾的话 ,把申公用“ 安车蒲轮 ”招请了来 ,准备做一番制礼作乐的大事业 ,举行一些当时儒者所鼓吹的盛大的宗教仪式。

儒家的张皇生事已够使窦老太太生气的了。更兼田蚡等 ,把窦氏宗室中无行的人 ,除了贵族的名籍 ,又勒令住在长安的列侯各归本国——住在长安的列侯大部分是外戚 ,且娶公主 ,不是窦老太太的女婿、便是她的孙婿 ,都向他诉怨。建元二年 ,赵绾又请武帝此后不要向窦氏后奏事。她忍无可忍 ,便找寻了赵绾、王臧的一些过失 ,迫得武帝把他们下狱 ,结果他们自杀。同时窦婴、田蚡也被免职 ,申公也被送回老家去了。但过了四年 ,窦老太太寿终内寝 ,田蚡起为丞相。儒家终底抬头而且从此稳坐了我国思想史中正统的宝座。

儒家之成为正统也是事有必至的。要巩固大帝国的统治权非统一思想不可 ,董仲舒已说得非常透彻。但拿什么做统一的标准呢 ?先秦的显学不外儒墨道法。墨家太质朴 ,太刻苦了 ,和当时以养尊处优为天赋权利的统治阶级根本不协。法家原是秦自孝公以来国策的基础 ,秦始皇更把他的方术推行到“ 毫发无遗憾 ”。正唯如此 ,秦朝昙花般的寿命和秦民刻骨的怨苦 ,使法家此后永负恶名。贾谊在《过秦论》里 ,以“ 繁刑严诛 ,吏治刻深 ”为秦的一大罪状。这充分地代表了汉初的舆论。墨、法既然都没有被抬举的可能 ,剩下的只有儒、道了。道家虽曾煊赫一



时,但那只是大骚乱后的反动。它在大众(尤其是从下层社会起来的统治阶级)的意识里是没有基础的,儒家却有之。大部分传统信仰,像尊天敬鬼的宗教和孝弟忠节的道德,虽经春秋战国的变局,并没有根本动摇,仍为大众的良心所倚托。道家对于这些信仰,非要推翻,便存轻视;但儒家对之,非积极拥护,便消极包容,和大众的意识相冰炭的思想系统

是断难久据要津的。况且道家放任无为的政策,对于大帝国组织的巩固是无益而有损的。这种政策经文帝一朝的实验,流弊已不可掩。无论如何,在外族窥边,豪强乱法,而国力既充,百废待举的局面之下,“清静无为”的教训自然失却号召力。代道家而兴的自非儒家莫属。



《过秦论》内页



第三节 儒家思想之于武帝朝的影响

武帝虽然推崇儒家,却不是一个儒家的忠实信徒。他所最得力的人物,不是矩范一代的真儒董仲舒(仲舒应举后,即出为江都相,终身不在朝廷),也不是“曲学阿世”的伪儒公孙弘(虽然弘位至丞相),而是“以峻文决理著”、“以鹰隼击杀显”的酷吏义纵、王温舒之徒,是商人出身的搜括能手桑弘羊、孔仅等。在庙谟国计的大节上,他受儒家的影响甚小,儒家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他却倾全国的力量去开边,他对匈奴的积极政策,董仲舒是曾婉谏过的。儒家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他的朝廷却“言利事析秋毫”。他的均输、平准和盐铁政策正是董仲舒所谓“与民争利业”,违反“天理”的。

不过除了形式上表彰六艺,罢黜百家外,武帝也着实做了几件使当时儒者喝彩的事。

(一)是“受命”改制的实现,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自战国末年以来已成了普遍的信仰,在汉初,这一派思想已完全给儒家吸收了过来,成了儒家的产业。秦朝倒了,新兴的汉朝应当属于什么德呢?当初高帝入关,见秦有青、黄、赤、白帝四个神祇的祠,却没有黑帝,便以黑帝自居。在五行中说黑是和水相配的,高帝遂以为汉朝继承了秦的水德,正朔服色等和“德”有关的制度,一仍旧贯。这倒是百忙中省事的办法。贾谊却以为汉革秦命,应当属于克水的土德,提议改正朔,易服色,并于礼乐政制,官名有一番兴革,亲自草具方案。在当时的儒者看来,这种改